

全球化意味着什么?进入2018年,很多人有一种感觉,世界似乎被卷入了反全球化的浪潮;曾经的人类大同样板工程“欧盟”和“欧元区”则陷入了乱局,自次贷危机后就没有消停过,或者是经济上的割裂,或者是政治上的分歧。至于难民涌入的外部刺激,更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计算欧盟崩溃的时间点。

“二战”后,虽然有着冷战的紧张、中东的战火,但总体上是相对安宁的时代。全球贸易繁荣,全球化大分工让更多的经济体得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,走向更富足的生活。互联网的出现,则加快了信息的流动,让人们真正成为“世界公民”,分享各自的文化和价值观。现如今,难道历史真的要走向一个拐点,重回那民族国家严守自己“想象的共同体”,相互提防甚至对抗的时代?

很多时候,对未来的迷茫和悲观,只是由于你站的位置还不够高,视野还不够广,就如一些人因为局部地区的战火纷飞就感叹人类暴力爆发,而一本数据丰富、逻辑严密的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》([美]斯蒂芬·平克著)就让他们闭嘴。同样,关于人类未来的走向,我们有必要梳理人类发展更漫长的历程,去发掘其中的规律。荣获2018年美国考古研究所霍尔顿图书奖的《第五次开始》作者罗伯特·L.凯利告诉我们,在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后,即将迎来第五次开始。这一次,人类可以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。

作者将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:技术的开始、文化的开始、农业的开始、国家的开始。这种划分方式,强调具有动态感的“开始”,而非习惯性的“阶

段”。“阶段”往往带有一种静态的总结和盘点意味,强调的是人类历史时间线的“线”;“开始”则更有代入感,强调的是人类历史时间线的“点”。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关键节点,去探索人类历史动态的前进过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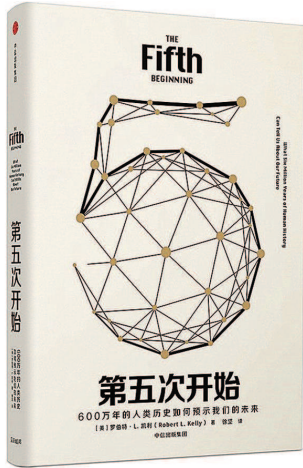
使用工具,使我们与兽类彻底区分开来;文化,让我们得以交流,结成社群,进而形成共同的记忆和意识,开始构筑“想象的共同体”;农业,几乎是任何人类文明史著述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阶段,自此人类不再居无定所,得以定居,得以产生“剩余”产品,进而产生阶层和阶级;终于,我们熟悉的历史阶段来临,国家得以产生,它更高效地组织生产,庇护具有共同文化和记忆的国民,也制造了压迫和国家间更具毁灭性的战争。

有趣的是,回看历史,国家往往是一个基本的记忆展开单位。比如中国史,朝代更迭是叙事的主基调,而深入一个朝代,帝王来去又常常是叙事的主线,无论你读的是历史巨著,还是《明朝那些事儿》之类的通俗小书。为何如此?笔者以为,一方面是因为人类记忆最深刻的阶段,正是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,史料更丰富,更有延续性;另一方面,在于我们如今依然处于第四次开始后的阶段,依然习惯性地以国家为切入点去思考历史。

全球化意味着什么?

——读《第五次开始》

■王延巍



《第五次开始》
[美] 罗伯特·L.凯利著
徐坚译
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本书作者是考古学家,因而更关注历史本身,关注其考古发现中的遗迹、遗体、痕迹等要素背后的故事。我们回看历史,常基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投射历史,从而可能存在曲解历史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历史研究中,常常强调“理解之同情”,即站在当时人角度看问题的原因。但说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。然而,对于这些“难”处,作者凯利这样的考古学家却有着先天“优势”,因为他考察的对象是客观实体,是未经前人“加工”的素材,从而可以科学的方式去考察分析。虽然其中一些对历史逻辑的模拟带有主

观性,但总的来说,还原历史的概率大大增加。

凯利在本书第二章“考古学家如何思考”中,介绍了其工作和思考方式。这一章看似是个人总结,却是后续介绍人类历史的重要铺垫,增强了后文叙事的力量,因为它描述的就是考古学家剖析历史不一样的力量。比如,他介绍考古学家面对著名的“奥茨”原始人遗体时追根溯源的方式。面对一具阿尔卑斯山顶的男性裸尸,你会如何思考?他死于5100年前,无任何历史文献可借鉴。你如何入手?凯利展示了考古学家的工作过程,这既是科学,也是一门艺术。你要用X光、DNA技术,也要根据零星的线索逻辑推理其死因,概括出他生活时代的文明特征。整个过程充满探索的乐趣。

考古学家独特的工作和思维方式,使凯利对人类社会有了新的思考。当然,其中也与其它历史叙事方式有交集。比如,在对人类农业、国家的历史过程阐释和思考中,本书就与另一本历史著述《一万年的爆发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历史和人类很多领域相同,不同角度的切入常常殊途同归。在对未来的展望中,凯利提出了他乐观的预期,那就是“第五次开始”,国家为主体的历史运作方式加快了人类进步的效率,为我们带来了生活的提升。与此同时,其

弊端也不断涌现。

我们需要新的开始。在凯利看来,这一次,与此前我们常常被历史进程推着走不同,人类已经有了更多主动改变世界的可能。跨越国家定义的全球化,将在第五次开始中扮演重要力量,互联网提高了信息流转的速度和广度,如今一个中国青年可能和美国人一样听着阿黛尔的新歌,这只是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注解而已,其背后则体现了人类全球化和协作的力量。这将推动人类的进化向更好的方向前进。

凯利的寄望在今天似乎有些让人难以信服。毕竟,全球范围正在因为贸易产生争端,区域联合的范本欧盟也显得岌岌可危。但是,人类历史的进化从来不是单线的,当年欧洲发起一波全球化贸易过程的时候,伴随的是血腥的殖民化过程。而如今的全球化过程已然理性许多,利益最大化已成为一个可以协商的过程,而非暴力的开始。这体现的正是凯利对人类社会的信心,“人类现在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”,“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”,前者让人类具备了沿着进化轨道继续高速发展的可能,后者让我们在伦理和道德上不会偏离轨道太远。

凯利是技术乐观主义者,他让我们相信,人类将利用自己的技术更好地改造世界。凯利还是人类道德底线乐观主义者,他不相信诸如人工智能的技术,最终会导致大面积失业,成为阶级对抗的“自毁”路径。

“第五次开始”,已经开始。我们对人类此前历史积淀的技术和伦理充满信心。这一次,我们将走得更远,走向人类更好的目标。

一件“巨大”的事情

——评余华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

■朱灿

文学界说余华是先锋作家。先锋不是潮流,而是引领潮流的。显而易见的是,21世纪快过去20年了,网文潮流奔涌,却很难再找到一个在纯文学领域引领的作家群体。现在的潮流是利益,所谓趋之若鹜,哪儿最赚钱,就像鸭子一样成群跑过去。鸭脖子长、脑袋小,方向由眼睛决定,它们跑动时没有思考,只有姿势,连姿态都算不上,只是姿势而已。

近年来,余华出版了三本新书,2013年的《第七天》,2015年的《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》,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是今年7月出版的。就此而言,余华算是产量很小的,不如那些网文作家,动辄每年十万百万字。

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,主要是作者近两年各处参加活动的演讲集。仔细阅读,其中一些观念和想法,在余华之前的部分文章里已经出现。现在回过头来看,倒可以有点其他想法了:时代日新月异,变化多端,代步工具已从一小时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了。深入进去看人,人的思想观念可能还停留在那一小时几十公里时的状态。希望速度快,不过是期望变化而已;期望变化,不过是因为生活中太多太多的

事,它们在不断重复。我们在用速度与变化来对抗重复,尽管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哪些东西在重复。文学作品,其实有一个要义,就是“重复”。它用文字来提醒我们,很多东西在重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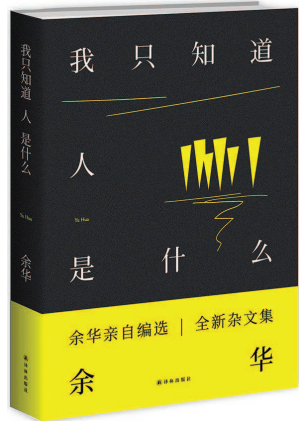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个意义上讲,本书的一个价值就在于这方面。通读下来不难发现,余华没有变化,包括他的语言,他的讲述方式。本书主要是演讲文章,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关于人和文学的演讲。另有一些东西可以从中得以发现:一个是解释。在这个集子里,余华其实一直在解释。从小说家的角度来讲,写小说得让小说里的人物自己来说话,作者几近于失去话语权,他只是提供文字,让人物把这些说出来。而到了演讲,作者才有机会扳回一城,夺回自己的话语权。此时,听众已知道他是小说家,再讲的话,这个讲述里面本身就包含着解释的意味。那么,余华解释什么?他在这本集子里讲了很多事,朋友的、自己的、各类出版和游历等经历的,等等。其中真正涉及小说的讲解,其实不算多。小说家的演讲,即便是解释,更多的是把小说作为一个固定的对象,讲这个对象与它产生过程中的各种人、事、物的关系。余华所作的解释,

其实是拎出来许多关系。他将作品与自己放在了同一个平面来讲述。这是一个小说家的修养和底线。

另外一个,则是关于传统和现实的问题。在这本集子里,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有着思考。

前文提到“文学界说余华是先锋作家”,此说法产生之初余华未必会反对,甚至内心可能是欣然的。现在几十年过去了,再看这个说法,再看这个观念,特别是在时下的环境,其意义就更凸显了。其实,先锋未必就跟传统没有关系,这种关系也未必就是土壤和草木的关系。恰恰相反,它可能是一片土地与另一片土地的关系,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关系。先锋是另外一种传统,是关于人的、关注人的传统。同时,我们经常提到的传统,其实不是闭塞的。传统并不封闭,不是一口水缸,需要时就在里面舀一勺子水出来。任何时代的特性都有传统的底子和根在那儿。也就意味着,时代所呈现的好与坏,传统里都有。

文学的一个意义,就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凸显出来了——它不是通过一些词汇、一些元素来混乱组合。继承传统,是在呈



《我只知道人是什么》
余华著
译林出版社出版

现和揭示一个时代的品性,这个品性最终还是落实到人物上来,通过这个来辨识传统的好与不好,来确定何去何从的方向。沈从文先生在1949年及此后一段时间的书信里,常出现一个词汇——时代情绪,即是如此。

“文学包罗万象,但最重要的是什么?就是人。”这个集子的名字,即为其第一篇文章的标题。但这句话出自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口中。他当时说这句话,跟他说“我知道黄瓜是什么”“我知道苦瓜是什么”没什么区别。然而,要真正知道“人”是什么,可以说是一件“巨大”的事情。用这句话做书名,余华是有胆气的。

今天下课后,有学生过来看我。他见到我放在桌上的这本书,看着书名就笑开了。问他为何突然发笑,他说,这个名字好奇怪啊。他是高中生,这就是文化的力量,让你觉得很多东西“好奇怪啊”。